

大秦

3

龙人◎著



大秦帝国因他而灭，楚汉争霸因他而起
他就是大秦混混少年——纪空手

全球最好看的东方玄幻小说之一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的成名巨作

南海出版公司

天葬

3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灭秦. 3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5

ISBN 978-7-5442-5825-8

I. ①灭…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915 号

MIE QIN 3

灭秦 3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5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25-8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二十九章	笑战群敌	1
第三十章	无怨无悔	20
第三十一章	决战霸上	38
第三十二章	正面迎敌	56
第三十三章	宁氏禅道	74
第三十四章	舍己救郎	90
第三十五章	鹞鹰传音	110
第三十六章	错的代价	127
第三十七章	亡命剑道	145
第三十八章	瞬间彻悟	161
第三十九章	复国大业	178
第四十章	无法弥补	195
第四十一章	激情之刀	209
第四十二章	狐女多情	222
第四十三章	鸿门之宴	236
第四十四章	心灵感应	250

第二十九章 笑战群敌

瓦尔的出现，显然出乎纪空手的意料之外，但他并不诧异瓦尔眼中充满着的无限敌意，因为在相府花园里，是他结束了格里的性命。

在瓦尔的心中，他尊敬格里，爱戴格里，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当他看到格里悬挂在树上的尸体时，便觉心头轰然一声，立时昏了过去。清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要为格里报仇！

所以他找上纪空手，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纪空手却在心中暗道：“他怎么知道杀死格里的人一定是我？他又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出现在这里？”

他沉吟片刻，便知道了问题的答案：这一切当然是因为韩信。

他的心不由沉了一沉，感觉到今日霸上之行并非如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虽然自己早有准备，但卫三公子与韩信的心计并不在自己之下，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的结局。

更可怕的是，这里本来就是刘邦的地盘，纪空手最初将这场决战选择于此地，一是为了让卫三公子尽去疑心，诱其上钩；二是采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放手一搏。现在看来，这难道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他没有时间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瓦尔已经步入了三丈范围之内。他的脚步依然保持着一成不变的步率，每一步的间距似乎都是相等的，就在众人以为他会一直这样走下去时，他却在一丈七寸处戛然而止，整个人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般屹立，动中有静。

纪空手的脸上丝毫不见讶异，只是冷冷地看着对方，两人站立相对。

“你就是纪空手？”瓦尔开口了，他的声音就像是一串千年凝聚的寒冰，冷得让人心悸。

“你既然来了，就不必问，既然要问，又何须来？”纪空手笑了笑，说了一句近似禅理的话。

“我之所以问，是不想错杀，杀人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一旦错杀，只怕自己的心灵会承受不起。”瓦尔冷冷地看了纪空手一眼，不知为什么，面对仇敌，他并没有愤怒得乱了方寸。他深知要对付像纪空手这样的人，单凭意气用事是远远不够的。最佳的办法，是冷静，在冷静中寻找机会才是真正的制敌之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纪空手耸了耸肩，做了个表示“遗憾”的动作，道，“我没有杀错人，虽然格里的确是死在我的刀下，但我至今还是认为这不是一个错误。”

“你没有资格来评论你自己的行为！”瓦尔眼芒一寒，直射向纪空手的眼眸，如果这是利刃，必将从纪空手的头上插过！

“我赞同你的这种说法，不过，我还认为你也同样没有资格来评论我的一切行为。”纪空手双目一亮，两道眼芒在虚空中悍然相交，虽然一闪即没，但那瞬间中的针锋相对让双方都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敌意。

纪空手接着道：“何为正？何为邪？何为对？何为错？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答案。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你的眼中也许是对的，可到了我的眼中，也许我就认为它是错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只是因为我们所站的角度不同，观察事物的视点也不同，自然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么说来，这世上岂不是没有正邪之分，没有对错可言？”瓦尔冷冷地一笑，笑中似有几分不屑，显然是对纪空手的妙论不敢苟同。

“你说对了。这个世上本就没有正邪之分，本就没有对错可言，有的只是利益之争。你杀人也好，你被人杀也罢，这是因果，也是因为你们的立场不同，才会导致这种结果。在你的眼中，格里的死当然是我的错，死者逝矣，再去追究功过得失，未免残酷。但若是我不杀格里，只怕格里就不会放过我，该死的人也就是我了。”纪空手淡淡一笑，似乎是在与瓦尔谈经论道，极为悠然，但他的手已经悄悄按在了刀柄上，随时等待着瓦尔那惊人的一击。

“你的辩才不错，所言很有说服力，却不是我想听的，你可听过这么一句话，杀人者，人必杀之！也就是说，一个喜欢杀人的人，他的下场通常都是被人杀，这很有因果报应的味道，所以我非常喜欢。”瓦尔的手缓缓抬起，握住了腰间的弯刀。

“不过我也听过另一句话，人生于天地，只求问心无愧。我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得住天地良心。”纪空手凛然道。

“那就让我挖出来看看，你的心到底是红是黑！”瓦尔说完这句话，整个人陡然爆发，弯刀漫出，就像高挂天上的初弦之月，带着慑人的劲力席卷而出。

他的身形之快，犹如苍狼疾驰，弯刀卷起的劲风，更似漫漫黄沙飞掠，迫得众人纷纷退避，只有纪空手丝毫不动。

纪空手之所以不动，是在等待，等待着瓦尔弯刀挤入自己布下的气场之中。他

早在说话之际，就催出了自己的内力，似有若无地在周身数尺内布下了一堵坚实的气墙。

瓦尔感受到了这堵气墙的存在，但并不惊惧，他相信自己的实力，也相信自己弯刀的锋锐，甫一接触到气墙的反撞之力，他毫不犹豫地强行挤入。

本无一物的虚空，发出了惊人的“哧哧……”之响，就好像一把利刃从一块巨大的帛布中穿过，气流向两边纷涌。

纪空手微微皱眉，似乎没有想到对方的弯刀竟有如斯霸烈的劲力，他不再迟疑，身体前倾，离别刀横跃空中。

离别刀的凛寒杀气完全充斥了每一寸空间，刀锋划过的轨迹，形如游龙升腾于云天之中。

“轰……”巨大的气流撞出一个弧形的旋涡，双刀进击之下，爆出火星无数，纪空手与瓦尔身形一晃，各自分开。

只交手一个回合，双方都对彼此的实力有所了解。对纪空手来说，瓦尔的身份地位虽在格里之下，但他拥有的实力却不可小觑。如果说自己全力以赴，未必没有胜算，但是他却不能没有保留。

“哧……”一道如烈焰般的刀影划破虚空，纪空手既已动手，已不留情，他选择了主动进攻。

“好霸烈的刀势！”瓦尔心中暗惊。对于纪空手的实力，他不敢有半点低估，虽然他不知道格里确切的死因，但一个能将入世阁三大高手之一的格里击杀之人，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但饶是如此，他仍然被纪空手的刀风逼退了一步。

只有一步，却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差距。瓦尔心惊之下，弯刀再起，双刀又在空中相击。

“哗……”劲气狂涌间，如乍起的秋风扫落叶，将满楼的桌椅悉数卷至角落，有的人似乎已经不能承受这种劲气的压力，悄然下楼。若非解药尚未到手，只怕他们早已逃之夭夭了。

瓦尔又退一步，但脸色狰狞，依然不失凶悍。他的发髻已乱，长发飘扬，形如野狼，双目圆睁下，隐现赤光，可见胸中的战意已提升到了极限。

他生于大漠草原，艰苦的生存环境培养了他永不低头的性格，遇强愈强，战意不灭，是他手中弯刀与他的人格完全结合的最真实的一面。当他的弯刀破空而出时，空气中甚至传来漫漫黄沙飞舞大漠的厉叫。

“龙卷风刀法！”纪空手心中一动，惊惧之下，仿佛看到了一股飓风凭空生起于沙漠深处，爆发出一场骇人的沙尘暴。

楼层狭窄的空间，几乎承受不了这刀中带出的狂猛压力，柱动梁摇，发出“咯

吱，咯吱……”的惊响，就在众人担心它会在瞬息之间坍塌时，虚空中寒光一现，蓦升一道山梁，正好阻住了这股飓风的路。

这是一道无形的山梁，却比山岩坚石更密不透风。离别刀现身空中的刹那，幻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深邃莫测，似乎可以包容这虚空中的一切气息。

如此强大的吸力，使得瓦尔握刀的手都有些颤抖，但他咬牙坚持着，希望自己的劲力不断地对这黑洞般的气场形成连绵不绝的挤压，直到它爆裂的那一刻。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决定也许是一个错误。当他催力迫出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吸力正透过刀身引泻着他体内的气劲，大有一泻不可收拾之势。

他唯有收手，“蹬蹬……”退后两步。

纪空手却长啸一声，刀锋如箭矢射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紧逼而上。

瓦尔吃了一惊，他感到纪空手这一刀的劲力远比先前的刀招更猛、更烈，那锐利无匹的刀气以无坚不摧的气势奔涌而来，直截了当，毫无花巧，简直可以撼天动地，毁灭天地间的一切。

更惊人的是，纪空手利用了自己的真力与他本身的内力积聚一起，在骤然间爆发，形成了一个强大刚烈的气场，将瓦尔的整个人紧紧罩住，使他不得不与之硬撼。

“嘶……轰……”纪空手的刀风过处，强行撕开了瓦尔布下的气墙防线，气流挤压变形，承受不了这莫大的压力，突然迸裂。

瓦尔急退之下，身上的衣衫裂成条状，风乍起，浑如蛮夷人的草裙舞。

这让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一让之下，运聚全身力量挥刀倒迎而上。

纪空手似是胜券在握，脸上闪过一丝淡淡的笑意。高手之间，切忌动气，唯有克制怒火，才是克敌的根本，是以无论怎样瓦尔似乎都难逃必败之局。

“轰……”瓦尔一击出手，闷哼一声，暴退了七步之遥。

纪空手的身子也倒掠了三步，稳住身形，刀气四射之下，楼上的杯盏茶碗尽碎尽裂，飞向四空。

蓦地，在楼顶的瓦面上突然冲开一个大洞，阳光明晃间，瓦砾激射，尘土飞扬，一条人影挟着无匹的剑气，以惊雷之势直取纪空手。

如此惊人的一变，出现于瞬息之间，出现于纪空手气血翻涌之际，无论是突然性还是在攻击的时机上，来人都把握得近乎完美，显示了一流高手的境界。

纪空手大为惊骇，没有想到对方致命的一杀会突然出现在自己头上，而更让他吃惊的是，瓦尔一退之下，重新扑前，刀锋凛凛间，构成一个绝妙的夹击之势……

在上楼之前，纪空手就曾经想过：“如果我是卫三公子，会在何处布下绝杀？”他为卫三公子设计了不下于五个方案，其中既有从楼顶而下的扑杀，亦有如瓦尔这般的叫阵，却没有料到卫三公子会派出两大高手来同时完成这个杀局。

虽然瓦尔不是问天楼的人，但他要置纪空手于死地的决心丝毫不下于韩信与卫三公子，当这种夹击之势形成时，纪空手似乎唯有死路一途。

空气中的肃杀之气已经充盈到了极致，有人惊呼，有人尖叫，情绪紧张得几乎失控。无论是瓦尔，还是从楼顶而下的天外来客，他们对这一切都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是异常冷静地把握着这稍纵即逝的良机，驾驭着各自的利刃攻向同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当然是纪空手，谁也没有料到，即使是遭遇到这样的惊变，纪空手依然不慌不忙，方寸不乱，脸上竟然还泛现出笑意。

他为什么笑？他笑什么？他凭什么笑？这一连串的问题在瓦尔的脑中一闪而过，他已没有时间去考虑，也不想让任何事情分了他的心神，必须全力以赴，将眼前的仇人毁灭！

而从纪空手头上扑下的人影显然没有看到纪空手脸上的笑，否则他一定会有所警觉。不过，他虽然没有看到纪空手的表情，却看到了纪空手的刀。

刀在纪空手头顶的一尺之上，似是随意地出手，却封锁了对方每一条攻击的线路。刀锋虽然未动，但一旦启动，却有三百七十六种变化，无论是哪一种变化，都足以让对方吃不了兜着走。

那人影大吃一惊，绝对没有想到纪空手会用这种方式来化解自己的偷袭，是以他只有硬提一口真力，将自己的身形侧移数尺，与此同时，他心中却想：“纪空手能破掉我的袭击，他又拿什么来招架瓦尔的正面攻击？”

这本就是一件不能两全其美的事情，面对两大高手的攻击，纪空手只能挡击一人，却防不住另一人的袭击。在这事前就经过了多次演练才证实的事实，根本就不会有错，是以这人影一点都不担心，他认为纪空手这一次除非有两条命，否则就一定非死不可。

瓦尔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这会儿几乎使出了全力，根本就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可是当他挤入纪空手三尺范围内的刹那，他的心却陡然一沉。

他从来就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心情会如这一刻般的失落，就像是一个行走夜路的人，一脚踏空，却发现脚下竟然是万丈深渊。而他此刻，正好有一脚踏空的感觉。

他的脚的确踏到了虚处，凭空向下直落了一尺左右，等到他惊醒时，突然感到了一股钻心般的剧痛。

脚下有剑！这楼板竟然有一个夹层，夹层不大，却正好可以藏住一个人。

这个人当然是土行，土行不仅可以挖洞钻土，而且还能巧布机关。说到藏身遁形，当然是他的拿手好戏，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土行的剑法还极有实效，一剑斜劈，竟然削去了瓦尔的两只脚板。

瓦尔又惊又怒，忍痛挥刀，向夹层狂劈下去，“咔嚓……”楼板适时裂开，木屑飞扬间，一道杀气如闪电般射出，土行的剑锋正好穿过了瓦尔的咽喉。

一剑断喉，绝不留情，土行的剑之所以有效，就在于他的剑下从无活口。

瓦尔也不能幸免，是以只有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倒下。他临死之际，也没有想明白这楼板之下为何有人！

纪空手面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恍若无睹，他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那条飘忽的人影上，待他站定，纪空手这才微微一愕，道：“原来是你。”

他早就应该想到，能够让瓦尔来到霸上的人实在不多，而乐白应该是其中的一位。

只要乐白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瓦尔肯定会相信于他。无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什么过节，毕竟他们都是入世阁的人，但是瓦尔临死都没有想到，乐白虽是入世阁的三大高手之一，却同时也是问天楼安插于入世阁中的卧底。

“大王庄一役，你与我有过交手，应该可以从剑路上认识到是我。那一战想必是你经历过的少有的失败，相信你不会忘记。”乐白笑了笑，似乎有意想激怒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我当然不会忘记，而且至今刻骨铭心，否则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霸上寻求决一死战的机会了。”纪空手笑道，悠然而冷静，并不为此所动。他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当日在大王庄中的乐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乐白，那个时候，为了杀局的完美，他故意示弱，有所保留，只有此刻的乐白，才是真正可以体现整个实力的乐白。

这是一种直觉，只有在高手相对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直觉。虽然在瓦尔惨死的那一时刻间，乐白也有过瞬间的心悸，但一旦面对高手的挑战，他的心立时静如止水，以自己的感官去感触着这虚空中的一切。

土行悄悄退去，就像他陡然现身一般，一动一静，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给了乐白最直接的印象，那就是眼前的纪空手实在高深莫测，谁也猜不到他真正的杀机锋芒潜藏在何方。

“决一死战？这恐怕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你决战的对象是谁，他只怕都不会来了。”乐白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却让纪空手心中一惊。

“你的意思是……”纪空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在今天，在霸上，你都很难见到卫三公子，或者韩信，因为他们压根就不会出现。”乐白得意地一笑，目光凝视着纪空手，观察着他应有的反应。

纪空手的脸色不变，但他心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这不可能是事实！对于卫三公子和韩信来说，自己无疑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在如此有利于他们的环境

下，他们不可能放弃这个击杀自己的最好机会！”

他的第二个反应则是：“如果乐白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那么卫三公子与韩信现在又在哪里？在干什么？难道说他们要做的事情比毁灭自己还要重要？让自己这个大敌从这个世上消失难道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他的思维在这一刻间陷入了迷乱之中，仿佛多了一层淡淡的失落。今日的一战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策划已久，苦心经营，就为了在今天报仇雪恨，让登龙图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假若乐白所说真的是事实，那么自己忙活数月，到头来得到的却是不能接受的一场空。

事实上这个计划几乎耗尽了纪空手的全部心血，他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将关中一带有劣迹的武林败类一一制服，既有惩恶扬善之心，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想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让汪别离给卫三公子带一个口信，证实他会在今天出现于霸上的这间茶楼。霸上已在刘邦的势力范围之内，就算卫三公子看出了自己设下的圈套，他也会毫无忌惮地赶来，将自己置于死地。而且以卫三公子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一个随时对他有威胁的敌人的，即使自己并非如想象中的容易对付，但却更对坚定卫三公子除掉自己的决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纪空手都算定卫三公子今日必将出现于霸上，可是乐白何以会给了他这么一个截然不同的信息呢？

纪空手一怔之下，乐白就在此刻动了，而且动得很快！纪空手的触觉感到了虚空中的异动，本能地架刀一格。

可是这一格竟然格了个空！

没有刀剑进击的声音，没有气流涌动的现象，一条如鬼魅般的人影竟然掠过这数丈楼面，向窗外窜去。

纪空手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乐白的身形虽然动了，却不是冲前，而是直退，竟然是打着逃跑的主意，是以他迎刀一格，只能架空。

不过纪空手认为这一惊还是值得的，这至少证明了乐白是在撒谎！他故意扯一个幌子引开纪空手的注意力，然后趁机而逃，是为了避开与纪空手这等强手强强对抗的局面。

既然乐白是在撒谎，那么也就证明了卫三公子与韩信都已经来到了霸上，而且就在这附近。

纪空手想明白了这一点，脸上禁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他的笑不仅为自己准确的判断感到欣慰，似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乐白没有看到纪空手脸上的笑，也没有时间来看纪空手这高深莫测的一笑，他早在与纪空手说话的空隙，就选择了一条最利于自己逃跑的路线。

一个近乎完美的杀局竟然在纪空手的谈笑之间就已告破，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乐白的心中引起了强大的震撼，并且不可避免地让他心生三分恐惧。假若他放手一搏，未尝没有机会，但这突然的惊变已经摧毁了他心中的战意，压根就没有想到与纪空手全力一拼。

他既然下了决心要逃，当然对周边的环境做到了心中有数，并且在短时间内作出了他自认为是最正确的决定，向南突围！

在茶楼之上，纪空手占了东面的方位，按理来说，向西逃窜是距纪空手最远，最具有希望成功的一条路线，但乐白深谙纪空手用兵之诡异，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去考虑，而是选择了向南的路线。

他之所以选择这条实际上是最长的路线，是因为站在这条路线上观战的人是最少的，而且看上去也是最弱的，除了三四个一脸隐忧的江湖汉子之外，居然还有那个看似女人一般的花蝴蝶花云。

所以一经决定，乐白便毫不犹豫地起动身形，整个人就像一支劲箭，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飞退而去……

他在飞退的同时，还不时地注意着纪空手的一举一动，看到纪空手挥刀架空的一幕，他甚至在心中禁不住想笑，不由为自己超常的应变能力感到一丝得意。

眼看他就要越过人群，向窗口纵去之际，就在这一刻间，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挤入了一个压力奇大的空间。

这段空间不大，只是到窗口七尺之内的距离。乐白观察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可是现在，他至少感到了有三道杀气在瞬间爆发，直迫自己的要害部位而来。

他的心蓦然一沉，感到自己正掉入一个事先设计好的陷阱中。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条毒蛇吞噬着心灵，让他有一种极端的悔恨与恐惧。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看不上眼的这几个江湖汉子，发动了一个让他足以遗憾一生的杀局。

这几个人绝对不像他们外表所表现出来的迟钝，攻势一旦起动，不仅速度奇快，而且杀气十足。每一个人似乎都有非常丰富的临场经验，出手无不极具威胁。他们的剑锋划过虚空，形迹不仅诡异，而且剑锋透发的压力充斥了周遭每一寸空间，就像是一张张开的巨网，正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乐白掩饰不住自己心中的惊骇，唯有出剑！他的剑如灵蛇般在虚空扭曲，极度的恐惧激发了他极致的潜能，一剑划过，竟然格挡住了三件自不同角度、不同路线挥出的兵刃，同时曲身一弓，斜弹三尺，与对方分开了一定的距离。

“好！不愧是乐白！”这三人顿感手臂一麻，没有想到乐白这一剑竟然如此精妙而霸烈，不由得同时喝了声彩。

乐白并不因此而得意，听到喝彩声，他的心情仿佛比先前更绝望了，因为他已看出这三人都经过易容打扮而成的，同时更听出这三人的声音就是知音亭的“乐道三友”！

执琴者、弹筝女、弄箫书生，这三个人无疑是当世之中少有的高手，放在平时，以乐白的身手，也许可以与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一较高下，但若是这三个人联手，就算是最乐观的估计，只怕乐白也毫无胜出的概率。

所以乐白想都没想，毫不犹豫地纵身疾退，一扭身，又向楼梯口飞扑过去。

这楼梯口上却站了一个老者，以及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这三个人很早就上了茶楼，只是一直都不引人注目，显得有些多余，但在这一刻，乐白感到自他们身上透发而出的凛冽杀气。

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吹笛翁，而两个少年乃是他精心培养的笛童。一老二少并肩而立，沉稳凝重，战意勃发，似乎已经算到了乐白会以他们作为突破口。

乐白在空中扭动了一下腰肢，只扭动了一下，随即他的整个人立刻刹住身形，稳稳当当地站在了吹笛翁面前。

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这一老二少手中的铜笛。

“乐爷的眼力真是不错，一眼就看出我们爷仨是不中用的家伙，所以就毫无敬老爱幼之心，直杀过来。嘿嘿……说不得我这个老头子也要拼死一搏了，万万不可堕了我知音亭的名头。”吹笛翁故意装出一副老态龙钟之相，慢条斯理地唠叨着，似是对乐白说，又似是对身边的两个笛童说，可是双眼一翻，抬头望天，又装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倒像是一场有趣的表演。

“如果有谁敢说吹笛翁是个不中用的家伙，那么这个人也实在是狂妄至极了，乐某自问还没有狂妄到这种地步。不过，你既然挡了乐某的去路，那乐某纵然技不如人，亦只有拼死请教了！”乐白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楼上的动静，看到自己孤身一人置身于众敌之中，形势之凶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此刻的心态近乎绝望，不知为什么，在他入楼之前，还以为卫三公子的计划十分完美，一旦行动，纪空手无疑是九死一生，难有作为。可是当他进入得胜茶楼时，却发现自己每走一步，都异乎寻常的艰难，受制于人，有一种捉襟见肘的感觉。

此刻的楼上，无论是纪空手，“乐道三友”，还是眼前这一老二少，假若是单打独斗，对乐白来说都有一定的把握，可是在众敌环伺之下，他很难做到心如止水，全力以赴，是以他想以言语套住别人，然后再与吹笛翁一搏。

“所谓无利不起早，难得乐爷这么夸赞，想必是想与我们爷仨干上一仗吧？”吹笛翁识破了他的用意，笑嘻嘻地道。

“若你们定要以众凌寡，那乐某也只好认了。”乐白脸色微红，硬着头皮道。

“好！就凭你这句话，老夫倒想见识见识乐爷的高招！”吹笛翁的目光似是征询地望了纪空手一眼，见他微笑着点头，当下接受了乐白的挑战。

乐白心中一喜，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他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将全身功力提聚于手臂之上，剑身轻颤，发出“嗡嗡”龙吟之声，杀气渐向虚空弥漫……

他能被卫三公子看重，担负入世阁卧底的重要使命，又号称入世阁三大高手之一，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实力，何况这一战关系到自己的生死，他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

不过他没有轻敌，虽然眼前一老二少并不起眼，但吹笛翁的笛技，无论在音律上，还是在武道上，都是当世一绝。

随着杀气一点一点地向虚空渗透，吹笛翁的脸色亦变得愈发凝重。他没有动，只是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铜笛，而身边的两个笛童相互交错换位，身形由慢至快，极有默契地走出了一套玄奥神妙的步法。

乐白吃了一惊，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三人连体式的阵法，那两个笛童就像是一个巨人的手臂，而吹笛翁却是这巨人的心，心静而手动，用心驭手，在动静的对比下，简直将攻防之道演绎至了一个极致。

他这才知道自己的目力又欺骗了自己，至少来说，这一老二少远非自己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这三人之间似乎非常默契，单是这份默契，便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而在这默契之下形成的攻防，无疑是惊人而有效的。

但乐白已无退路，唯有出手！

他的身形迅速趋前，剑锋刺出半空，突然脚力一收，往后疾退。

他这一进一退，看似有些神经质，但在众人的眼中，却无不惊叹，因为明眼人一看便知，乐白不愧是剑道高手，他的举动意在打乱对方攻防的节奏。

无论是多么熟练的阵式，无论是多么精妙的配合，它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攻防节奏的多变，毕竟多人配合远不及一人那般自如，而且心境不同，身手高低不同，意识不同……诸如此类的东西，决定了每一个人读解搏战内容的能力，是以乐白此举无疑找准了对方的命门。

但吹笛翁显然有自己的攻防节奏，根本就不为乐白的行动而动，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步点，一步一步地向乐白挺进，三笛横空，压力密布，无形的杀气笼罩了整个空间。

乐白一退之后，随即毫不犹豫地反身疾进，剑锋如一道划破长空的幻痕，星光点点，攻向了靠左的那个笛童。

“叮叮……”一连串的爆响，剑与笛在空中不断地点击，劲气四散激射，像是一道

道升腾于夜幕苍穹的烟花，沉寂的虚空似在刹那之间被一股无穷的力量打破、撕裂。

乐白没有达到打乱对方节奏的目的，却认准了自己剑锋所向正是对方最弱的一环，他发出了疯狂而凌厉的攻势，希望能突破一点，然后再控制全局。

两道暗劲从他的身体两侧涌到，笛影重重，更带出没有规则的音调，乐白虽惊而不乱，将之捕捉得清晰至极。其实在他决定动手的那一刻，便已经把全身所有的感官功能调至最佳的状态，让自己的每一根神经绷紧，渗透入虚空，去感受这空气中的每一丝异动。只是对方的动作实在太快，而且攻击的都是自己必救的要害部位，围魏救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吹笛翁三人对配合战术的深刻理解。

乐白似乎找到了一点感觉，心动人动，身体突然如陀螺般旋转，单足立地，脚与剑同时发出了攻击。只是他手中的剑攻向了吹笛翁与右边的笛童，而腿依然不依不饶地直攻左边的笛童。他绝不容对方有喘息之机，唯有如此，他才有活命的机会。

乐白的这一招有些出乎吹笛翁的意料之外，对吹笛翁来说，首尾衔接流畅，攻守天衣无缝，是他创立这种阵式追求的境界。为了这个阵式，他花费了十年心力，最终得以完成，并且演示给五音先生鉴看，可是五音先生看后却不以为然，点评道：“阵式已近完美，几无缺憾，但既为三人阵，武功却各有高下，倘若是我，只攻一点，当可破之。”

吹笛翁对五音先生自然是有着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当然对他的点评心悦诚服。不过他又想到：“世上能如五音先生这等大见识的人毕竟不多，用之于次一流的高手，未必就全然无效。”他这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这是他的心血所凝，倘若就此舍弃，实在心有不甘。

是以此阵用于乐白身上，原想乐白纵有识破此阵的见识，也无破阵的能力，却不料乐白用如此一式怪招紧追不放，迫得自己身边的笛童顿有手忙脚乱之感。

这不得不让吹笛翁有放弃新阵的想法，身为一流高手的他，其本身的实力绝不在乐白之下，此番多了两人，倒有了画蛇添足的感觉，反而间接限制了他功力的发挥，这是吹笛翁始料不及的。

“孩儿们，退下吧！”吹笛翁大喝一声，长袖卷起，向乐白脸上拂去。

衣帛之物，本十分柔软，但在吹笛翁的劲力吹鼓下，恰如游龙飞奔，风势猎猎，由不得乐白不理。

乐白只有退，但只退了一步，手腕一振，剑锋宛如一阵骤风中的暴雨，密密地划过虚空，在空中布下了一层紧密得不能透风的罗网。

如雨点般的剑芒，在这一刻振荡出千万条很有弧度的幻影。幻影的中心，构成了一个高深莫测的黑洞，就像是幻兽张开的大嘴，吞噬着即将入网的猎物。

“叮……叮……”一连串爆裂如山崩地裂般的闷响传出，其声之大，恨不得让人

捂住耳朵。但虚空之中只见剑舞笛飞，杀气如流水般倾泻一地，带出几欲窒息的压力。

这无疑是五大阔主之下的次一流高手之间的决战，对于乐白来说，他也许在出剑之前还是为了自己的生死而战，但与吹笛翁交手数十招后，他已置生死于不顾，而是以一个真正的剑手身份，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搏杀。

死可以重于泰山，亦可轻如鸿毛，作为剑手，作为武者，他们追求武道的境界。当在生命与荣誉面前需要作出两难的抉择时，他们会义无反顾，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荣誉。

乐白无疑是这一类人，而吹笛翁正好也是，所以他们之间的决战，已远非“生死”二字可以比拟。恰当地说，这是一场比生死决斗更为残酷十倍的战斗。

连纪空手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眉间生出一丝担忧之色。直到此时，他才真正认识到乐白的实力，知道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决战，因为这场决战不分胜负，只分生死。

吹笛翁苦斗良久，嘴角处陡然生出一丝生涩却又难得的笑意。在杀气漫天的空间里，乐白没有看到，但“乐道三友”却捕捉到了，都轻舒了一口气，缓缓地放下了一直悬空的心。

因为他们实在是对于吹笛翁再熟悉不过了，从无知的小儿到双鬓俱白的老翁，他们共同走过了五十载风风雨雨，所以“乐道三友”一看到吹笛翁嘴角上的这一笑，就知道他已有了取胜的把握。

的确，当吹笛翁接下乐白第七十四剑时，他以异常敏锐的触觉感觉到了乐白密不透风的剑势中竟然出现了一丝小小的缝隙，这绝对是一丝足以致命的缝隙。

吹笛翁将这一瞬即逝的现象归于乐白此刻并不平静的心态，谁都懂得，高手相争，冷静是必不可少的，但若在众敌环伺的情况下仍保持这种静如止水的心态，实在是难上加难。是以吹笛翁开始耐心地等待，等待这个机会的再一次出现。

吹笛翁从来认为，所谓的高手就是要比常人更懂得把握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把握机会的能力，纵算是天纵奇才，最终亦会成为武道中的沉沦者。他虽不敢自夸自己是一代高手，却相信自己有把握机会的能力。

耐心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当乐白刺出第一百三十八剑时，剑锋划过，幻生出一道长长的暗影，暗影中有一道如丝亮线，正是乐白剑势中的缝隙。

吹笛翁再不犹豫，全身劲力蓦然在掌中爆发，而他的笛锋一寒，似乎多了一根凌厉无匹的尖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行挤入了那道缝隙。

他的眼力很准，手也异常稳定，所选的角度与方位绝对不会出现偏差，而所选择的时机也非常准确。他想要的，是利用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给对方致命的一击。

“叮……”但是当吹笛翁的长笛挤入时，却发出了一声金属般的脆响，他大惊之下，便要收手，却感到一股大力顺着自己的笛身反弹而回，几欲让他的长笛脱手。

惊骇之下，吹笛翁以更快的速度向后疾退。他虽然不知道那缝隙之中究竟暗藏了什么，但却可以肯定，缝隙只是一段空间，长笛插入，绝对不会传出金属的脆响。

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缝隙之中暗藏有刀！

刀从缝隙一处破出，看似是最弱的一点，但瞬间却成了最强大的攻击点。

吹笛翁没有想到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只听说过乐白的剑，从来就不知道乐白还会用刀，而且是一种绝对可以跻身一流的刀法。

刀在长笛挤入缝隙的瞬间爆发，没有迎击，却是顺着笛身滑向吹笛翁握笛的手腕。虽然吹笛翁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但刀芒依然如影随形般威胁着他的手腕。

唯一的办法，只有弃笛，但吹笛翁与乐白的功力本在伯仲之间，若是空手对白刃，只怕凶多吉少。

纵是如此，吹笛翁还是选择了弃笛。不过他弃笛的同时，长袖如匹练般扬起，卷向了乐白的刀身。

“呼……”长袖若游龙般卷裹住了刀锋，吹笛翁心中一喜，便要纵前。

“快退！”纪空手的声音适时响起，带着一股浓烈的焦虑，他显然看到了危机的存在。

吹笛翁相信纪空手的能力，所以毫不犹豫地飞退，刚退得一步，只见一股强大的劲力爆裂开来，长袖尽碎，飞扬于空，凛凛刀锋趁势而出，端的是十分霸烈的一击。

吹笛翁大骇之下，接过笛童抛来的两根铜笛，扭身斜上，成功地闪过乐白刀剑合璧的夹击，同时双笛横空而出，爆出一团暗淡的云团。

乐白一击得手，已占先机，根本不容对方有任何喘息之机，但暗云浮动，倍显诡异，他不得不理，刀剑向浮云中段劈去。

“当当……”两声脆响，刀剑荡开，乐白只觉气血翻涌，只得退了一步。

吹笛翁也觉手臂酸麻，却知道这是自己抢回先机的机会，根本不顾如潮般袭来的气流，逆风而行。

他的双笛再次升空，像两道流星划过的轨迹，刺破虚空，朝乐白的咽喉飙射而去。经过了刚才的突变，已激发了他潜藏胸中的无限杀机。

乐白的眼中闪过一丝惊骇，似乎没有料到吹笛翁的反应是如此迅捷，更让他吃惊的，还有吹笛翁似乎变了一个人般，眼神中泛起浓浓的血色杀机，似要毁灭眼前的一切。

“轰……”无奈之下，乐白选择了硬抗，他不想再退，也不能再退，否则气势一失，败局便定。